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第一回 元機旅店傳龍語 素壁丹青繪馬鳴

話說老殘在齊河縣店中，遇著德慧生攜眷回揚州去，他便僱了長車，結伴一同起身。當日清早，過了黃河，眷口用小轎搭過去，車馬經從冰上扯過去。過了河不向東南，往濟南府那條路走，一直向正南奔熱台而行。到了午牌時分，已到熱台。打過了尖，晚間遂到泰安府南門外下了店。因德慧生的夫人要上泰山燒香，說明停車一日，故晚間各事自覺格外消停了。卻說德慧生名修福，原是個漢軍旗人，祖上姓樂，就是那燕國大將樂毅的後人。在明朝萬曆末年，看著朝政日衰，知道難期振作，就搬到山海關外錦州府去住家。崇禎年間，隨從太祖入關，大有功勞，就賞了他個漢軍旗籍。從此一代一代的便把原姓收到荷包裡去，單拿那名字上的第一字做了姓了。這德慧生的父親，因做揚州府知府，在任上病故的，所以家眷就在揚州買了花園，蓋一所中等房屋住了家。德慧生二□多歲上中進士，點了翰林院庶吉士，因書法不甚精，朝考數館散了一個吏部主事，在京供職。當日在揚州與老殘會過幾面，彼此甚為投契。今日無意碰著，同住一個店裡，你想他們這朋友之樂，儘有不言而喻了。

老殘問德慧生道：「你昨日說明年東北恐有兵事，是從哪裡看出來的？」慧生道：「我在一個朋友座中，見張東三省輿地圖，非常精細，連村莊地名俱有。至於山川險隘，尤為詳盡。圖末有『陸軍文庫』四字。你想日本人練陸軍，把東三省地圖當作功課，其用心可想而知了！我把這話告知朝貴，誰想朝貴不但毫不驚慌，還要說：『日本一個小國，他能怎樣？』大敵當前，全無準備，取敗之道，不待智者而決矣。況聞有人善望氣者云：『東北殺氣甚重，恐非小小兵戈蠢動呢！』」老殘點頭會意。

慧生問道：「你昨日說的那青龍子，是個何等樣人？」老殘道：「聽說是周耳先生的學生。這周耳先生號柱史，原是個隱君子，住在西嶽華山裡頭人跡不到的地方。學生甚多。但是周耳先生不甚到人間來。凡學他的人，往往轉相傳授，其中誤會意旨的地方，不計其數。惟這青龍子等兄弟數人，是親炙周耳先生的，所以與眾不同。我曾經與黃龍子盤桓多日，故能得其梗概。」慧生道：「我也久聞他們的大名。據說決非尋常煉氣士的蹊徑，學問都極淵博的；也不拘拘專言道教，於儒教、佛教，亦都精通。但有一事，我不甚懂，以他們這種高人，何以取名又同江湖術士一樣呢？」既有了青龍子、黃龍子，一定又有白龍子、黑龍子、赤龍子了。這等道號實屬討厭。」

老殘道：「你說得甚是，我也是這麼想。當初曾經問過黃龍子，他說道：『你說我名字俗，我也知道俗，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雅，雅有怎麼好處？盧杞、秦檜名字並不俗；張獻忠、李自成名字不但俗，「獻忠」二字可稱純臣，「自成」二字可配聖賢。然則可能因他名字好就算他是好人呢？老子《道德經》說：『世人皆有有，我獨愚且鄙。』鄙還不俗嗎？所以我輩大半愚鄙，不像你們名士，把個「俗」字當做毒藥，把個「雅」字當做珍寶。推到極處，不過想借此討人家的尊敬。要知這個念頭，倒比我們的名字，實在俗得多呢。我們當日，原不是拿這個當名字用。因為我是己巳年生的，青龍子是乙巳年生的，赤龍子是丁巳年生的，當年朋友隨便呼喚著頑兒，不知不覺日子久了，人家也這麼呼喚。難道好不答應人家麼？譬如你叫老殘，有這麼一個老年的殘廢人，有什麼可貴？又有什麼雅致處？只不過也是被人叫開了，隨便答應罷了。怕不是呼牛應牛，呼馬應馬的道理嗎？』」德慧生道：「這話也實在說得有理。佛經說人不可以著相，我們總算著了雅相，是要輸他一籌哩！」

慧生又道：「人說他們有前知，你曾問過他沒有？」老殘道：「我也問過他的。他說叫做有也可，叫做沒有也可。你看儒教說『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』，是不錯的。所以叫做有也可。若像起課先生，瑣屑小事，言之鑿鑿，應驗的原也不少，也是那只叫做術數小道，君子不屑言。邵堯夫人頗聰明，學問也極好，只是好說術數小道，所以就讓朱晦庵越過去的遠了。這叫做謂之沒有也可。」

德慧生道：「你與黃龍子相處多日，曾問天堂地獄究竟有沒有呢？還是佛經上造的謠言呢？」老殘道：「我問過的。此事說來真正可笑了。那日我問他的時候，他說：『我先問你，有人說你有個眼睛可以辨五色，耳朵可以辨五聲，鼻能審氣息，舌能別滋味，又有前後二陰，前陰可以撒溺，後陰可以放糞。此話確不確呢？』我說：『這是三歲小孩子都知道的，何用問呢？』他說：『然則你何以教瞎子能辨五色？你何以能教聾子能辨五聲呢？』我說：『那可沒有法子。』他就說：『天堂地獄的道理，同此一樣。天堂如耳目之效靈，地獄如二陰之出穢，皆是天生成自然之理，萬無一毫疑惑的。只是人心為物欲所蔽，失其靈明，如聾盲之不辨聲色，非其本性使然，若有虛心靜氣的人，自然也會看見的。只是你目下要我給個憑據與你。讓你相信，譬如拿了一幅吳道子的畫給瞎子看，要他深信真是吳道子畫的，雖聖人也沒這個本領。你若要想看見，只要虛心靜氣，日子久了，自然有看見的一天。』我又問：『怎樣便可以看見？』他說：『我已對你講過，只要虛心靜氣，總有看見的一天。你此刻著急，有什麼法子呢？慢慢的等著罷。』」德慧生笑道：「等你看見的時候，務必告訴我知道。」老殘也笑道：「恐怕未必有這一天。」

兩人談得高興，不知不覺，已是三更時分。同說道：「明日還要起早，我們睡罷。」德慧生同夫人住的西上房，老殘住的是東上房，與齊河縣一樣的格式。各自回房安息。

次日黎明，女眷先起梳頭洗臉。僱了五肩山轎。泰安的轎子像個圈椅一樣，就是沒有四條腿。底下一塊板子，用四根繩子吊著，當個腳踏子。短短的兩根轎槓，槓頭上拴一根挺厚挺寬的皮條，比那轎車上駕騾子的皮條稍為軟和些。轎夫前後兩名，後頭的一名先趨到皮條底下，將轎子抬起一頭來，人好坐上去，然後前頭的一個轎夫再趨進皮條去，這轎子就抬起來了。當時兩個女眷，一個老媽子，坐了三乘山轎前走，德慧生同老殘坐了兩乘山轎，後面跟著。

進了城，先到岳廟裡燒香。廟裡正殿九間，相傳明朝蓋的時候，同北京皇宮是一樣的。德夫人帶著環翠正殿上燒過了香，走著看看正殿四面牆上畫的古畫。因為殿深了，所以殿裡的光，總不大□分夠，牆上的畫年代也很多，所以看不清楚。不過是些花里胡紹的人物便了。

小道士走過來，向德夫人：「請到西院裡用茶；還有塊溫涼玉，是這廟裡的鎮山之寶，請過去看看。」德夫人說：「好。只是耽擱時候太多了，恐怕趕不回來。」環翠道：「聽說上山四□五里地哩！來回九□里，現在天光又短，一霎就黑天，還是早點走罷！」

老殘說：「依我看來，泰山是五嶽之一，既然來到此地，索興痛痛快快的逛一下子。今日上山，聽說南天門裡有個天街，兩邊都是香舖，總可以住人的。」小道士說：「香舖是有的，他們都預備乾淨被褥，上山的客人在那兒住的多著呢，老爺太太們今兒儘可以不下山，明天回來，消停得多，還可以到日觀峰去看太陽。」德慧生道：「這也不錯。我們今日竟拿定主意，不下山罷。」德夫人道：「使也使不得。只是香舖子裡被褥，什麼人都蓋，骯髒得了不得，怎麼蓋呢？若不下山，除非取自己行李去，我們又沒有帶家人來，叫誰去取呢？」老殘道：「可以寫個紙條兒，叫道士著個人送到店裡，叫你的管家僱人送上山去，有何不可？」慧生道：「可以不必。橫豎我們都有皮斗篷在小轎上，到了夜裡披著皮斗篷，歪一歪就算了。誰還當真睡嗎？」德夫人道：「這也使不得。只是我瞧鐵二叔他們二位，都沒有皮斗篷，便怎麼好？」老殘笑道：「這可多慮了！我們走江湖的人，比不得你們做官的，我們哪兒都可以混。不要說他山上有被褥，就是沒被褥，我們也混得過去。」慧生說：「好，好！我們就去看溫涼玉去罷。」

說著就隨了小道士走到西院，老道士迎接出來，深深施了一禮，各人回了一禮。走進堂屋，看見收拾得甚為乾淨。道士端出茶盒，無非是桂圓、栗子、玉帶糕之類。大家吃了茶，要看溫涼玉。道士引到裡間，一個半桌上放著，還有個錦幅子蓋著，道士將錦幅揭開，原來是一塊青玉，有三尺多長，六七寸寬，一寸多厚，上半截深青，下半截淡青。道士說：「俾用手摸摸看，上半多凍扎手，下半截一點不涼，彷彿有點溫溫的似的，上古傳下來是我們小廟裡鎮山之寶。」德夫人同環翠都摸了，詫異的很。老殘笑道：「這個溫涼玉，我也會做。」大家都怪問道：「怎麼？這是做出來假的嗎？」老殘道：「假卻不假，只是塊帶半璞的玉，上半截是

玉，所以甚涼；下半截是璞，所以不涼。」德慧生連連點頭說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

稍坐了一刻，給了道人的香錢，道士道了謝，又引到東院去看漢柏。有幾棵兩人合抱的大柏樹，狀貌甚是奇古，旁邊有塊小小石碣，上刻「漢柏」兩個大字，諸人看過走回正殿，前面二門裡邊山轎俱已在此伺候。

老殘忽抬頭，看見西廊有塊破石片嵌在壁上，心知必是一個古碣，問那道士說：「西廊下那塊破石片是什麼古碑？」道士回說：「就是秦碣，俗名喚做『泰山石字』。此地有拓片賣，老爺們要不要？」慧生道：「早已有過的了。」老殘笑道：「我還有廿九字呢！」道士說：「那可就寶貴的了不得了。」

說著，各人上了轎，看看搭連裡的表已經點過了。轎子抬著出了北門，斜插著向西北走；不到半里多路，道旁有大石碑一塊立著，刻了六個大字：「孔子登泰山處。」慧生指與老殘看，彼此相視而笑，此地已是泰山跟腳，從此便一步一步的向上行了。

老殘在轎子上，看泰安城西南上有一座圓陀陀的山，山上有個大廟，四面樹木甚多，知道必是個有名的所在。便問轎夫道：「你瞧城西南那個有廟的山，你總知道叫什麼名字罷？」轎夫回道：「那叫蒿里山，山上是閻羅王廟。山下有金橋、銀橋、奈河橋，人死了都要走這裡過的，所以人活著的時候多燒幾回香，死後占大便宜呢！」老殘詼諧道：「多燒幾回香，譬如多請幾回客，閻王爺也是人做的，難道不講交情嗎？」轎夫道：「你老真明白，說的一點不錯。」

這時已到真山腳，路漸彎曲，兩邊都是山了。走有點把鐘的時候，到了一座廟宇，轎子在門口歇下。轎夫說：「此地是斗姥宮，裡邊全是姑子，太太們在這裡吃飯很便當的。但凡上等客官，上山都是在這廟裡吃飯。」德夫人說：「既是姑子廟，我們就在這裡歇歇罷。」又問轎夫：「前面沒有賣飯的店嗎？」轎夫說：「老爺太太們都是在這裡吃，前面有飯篷子，只賣大餅鹹菜，沒有別的，也沒地方坐，都是蹲著吃，那是俺們吃飯的地方。」慧生說：「也好，我們且進去再說。」

走進客堂，地方卻極乾淨。有兩個老姑子接出來，一個約五六歲，一個四口多歲。大家坐下談了幾句，老姑子問：「太太們還沒有用過飯罷？」德夫人說：「是的。一清早出來的，還沒吃飯呢。」老姑子說：「我們小廟裡粗飯是常預備的，但不知太太們上山燒香，是用葷菜是素菜？」德夫人道：「我們吃素吃葷，到也不拘，只是他們爺們家恐怕素吃不來，還是吃葷罷。可別多備，吃不完可惜了的。」老姑子說：「荒山小廟，要多也備不出來。」又問：「太太們同老爺們是一桌吃兩桌吃呢？」德夫人道：「都是自家爺們，一桌吃罷，可得勞駕快點。」老姑子問：「俸今兒還下山嗎？恐來不及哩！」德夫人說：「雖不下山，恐趕不上山可不好。」老姑子道：「不要緊的，一霎就到山頂了。」

當這說話之時，那四口多歲的姑子早已走開，此刻才回，向那老姑子耳邊咕咕了一陣，老姑子又向四口多歲姑子耳邊咕咕了幾句，老姑子回頭便向德夫人道：「請南院裡坐罷。」便叫四口多歲的姑子前邊引道，大家讓德夫人同環翠先行，德慧生隨後，老殘打末。

出了客堂的後門，向南拐彎，過了一個小穿堂，便到了南院，這院子朝南五間北屋甚大，朝北卻是六間小南屋，穿堂東邊三間，西邊兩間。那姑子引著德夫人出了穿堂，下了台階，望東走到三間北屋跟前，看那北屋中間是六扇窗格，安了一個風門，懸著大紅呢的夾板棉門簾。兩邊兩間，卻是磚砌的窗台，台上一塊大玻璃，掩著素絹書畫玻璃擋子，玻璃上面係兩扇紙窗，冰片梅的格子眼兒。當中三層台階，那姑子搶上那台階，把板簾揭起，讓德夫人及諸人進內。

走進堂門，見是個兩明一暗的房子，東邊兩間敞著，正中設了一個小圓桌，退光漆漆得的灼亮。圍著圓桌六把海梅八行書小椅子，正中靠牆設了一個窄窄的佛櫃，佛櫃上正中供了一尊觀音像。走近佛櫃細看，原來是尊康熙五彩御窯魚籃觀音，口分精緻。觀音的面貌又美麗，又莊嚴，約有一尺五六寸高。龕子前面放了一個宣德年製的香爐，光彩奪目，從金子裡透出硃砂斑來。龕子上面牆上掛了六幅小屏，是陳章侯畫的馬鳴、龍樹等六尊佛像。佛櫃兩頭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經卷，再望東看，正東是一個月洞大玻璃窗，正中一塊玻璃，足足有四尺見方，四面也是冰片梅格子眼兒，糊著高麗白紙。月洞窗下放了一張古紅木小方桌，桌子左右兩張小椅子，椅子兩旁卻是一對多寶櫥，陳設各樣古玩。圓洞窗兩旁掛了一副對聯，寫的是：

靚妝豔比蓮花色；

雲幕香生貝葉經。

上款題「靚雲道友法鑒」，下款寫「三山行腳僧醉筆」。屋中收拾得口分乾淨。再看那玻璃窗外，正是一個山澗，澗裡的水花喇花喇價流，帶著些亂冰，玎玲瑯瑯價響，煞是好聽。又見對面那山坡上一片松樹，碧綠碧綠，襯著樹根下的積雪，比銀子還要白些，真是好看。

德夫人一面看，一面贊歎，回頭笑向德慧生道：「我不同你回揚州了，我就在這兒做姑子罷，好不好？」慧生道：「很好，可是此地的姑子是做不得的。」德夫人道：「為什麼呢？」慧生道：「稍停一會，你就知道了。」老殘說道：「俸別貪看景致，俸聞聞這屋裡的香，恐怕你們旗門子裡雖闊，這香倒未必有呢！」德夫人當真用鼻子細細價嗅了會子，說：「真是奇怪，又不是芸香、麝香，又不是檀香、降香、安息香，怎麼這們好聞呢？」只見那兩個老姑子上前，打了一個稽首說：「老爺太太們請坐，恕老僧不陪，叫他們孩子們過來伺候罷。」德夫人連稱：「請便，請便。」

老姑子出去後，德夫人道：「這種好地方給這姑子住，實在可惜！」老殘道：「老姑子去了，小姑子就來了，但不知可是靚雲來？如果他來，可妙極了！這人名聲很大，我也沒見過，很想見見。倘若沾大嫂的光，今兒得見靚雲，我也算得有福了。」未知來者可是靚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